

饒行把酒見真言

杏園酒家文友交流暨歡送張輝先生

澳華新文苑

第1234期(B)

文友交流在杏園，
饒行把酒見真言。
和平詩會墨留影，
續啟新程伴日暎。

10月30日晚，在悉尼市中心的杏園酒家，澳大利亞華人文化團體聯合會召集人何與懷博士組織了一群文友，和世界華人週刊社長、世界華人

作家筆會負責人及北美科發出版集團董事長張輝先生舉行簡短的文學與出版座談，隨後是歡送晚宴。

由世界華人週刊、澳大利亞黃河演藝機構、黃河合唱團、悉尼雨軒詩會、新州華文作家協會聯合主辦的悉尼「首屆世界和平詩會（悉尼專場）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詩、歌會」，於2025年10月26日上午在Rhodes的Homeland公司隆重舉行。我為此發佈了一

篇文章，獲得1.4萬閱讀，133個點贊。而張輝先生身為這次活動籌委會主席，遠道而來。一眨眼的時間，又要踏上歸程了。

文人雅敘，曲水流觴；歡聲笑語，一片真情！何與懷博士向張輝先生逐一介紹了參加聚會的文友，包括喬治市獨立議員王斌先生伉儷，杏園飲食集團馬莉董事長。他還特別感謝張輝先生為他出了三本書，合計有一百多萬字。

張輝先生向現場的文友分別贈送了小禮物，給我送了一個包裝精美的雲南烤茶茶餅。他表示很高興認識大家，並簡介了自己參加社會工作後的一些經歷。他於1991年26歲辭去體制內學校教職，下海經商，遭遇過挫折，仍在海外致力於中英文圖書出版、文學活動策劃、影視版權推介、海外中醫文化推廣、華裔藝術家推介近二十個春秋。2007年在美国芝加

哥創辦《世界華人週刊》，一度發行遍及美國、加拿大華人聚集的八大城市，每個城市每期投放量曾達5000本以上。不少行業精英，業內翹楚，通過世界華人週刊開專欄而被普羅大眾所認識。

徐希嶠老師向張輝贈送了她的小說新作《風塵芻狗》，還有一幅國畫《君子》。

王斌議員介紹他雖然是一名理工男，但很熱愛文學，信守信仰。

我稱馬莉女士是有著豐富文學底蘊的生意人。聽過她的多次講話，總是妙語連珠，拍手叫好。

千波介紹了第一至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舉辦情況，而第五屆世界華人作家筆

會，將於2026年4月下旬在地中海舉行，那將是一場「玫瑰與書——地中海文學漫遊·跨文化創作對話」的盛會。

感謝澳大利亞黃河演藝機構董事長、澳大利亞黃河合唱團團長陳豐先生，帶來一瓶名貴的第四屆山西（汾陽·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覽會的「紀念酒」。26日「首屆世界和平詩會（悉尼專場）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詩、歌會」能成功舉行，黃河演藝功不可沒。

感謝馬莉的精心安排和熱情款待，讓我們品嚐到正宗的粵菜佳餚。一盅藥膳豬肉苦瓜湯，一道升官晉爵海鮮卷，一碟「撈起」意頭菜，讓人回味無窮。

恆心馬



晚宴結束時，留下大合照。圖前排左起：山林、徐希嶠、張輝、何與懷、王斌、陳豐；後排左起：何瓊、馬莉、恆心馬、郭志宏、千波、康妮、馮淑萍。

吳正詩集《異度驚醒》讀後感

（接上期）這首詩也表達了文化隱喻：「行善留德」呼應儒家「立德」不朽觀，但以現代詩的簡白語言重釋，融合了東方倫理與存在主義的生死觀。這組短詩以冷靜的筆觸化解了對死亡的焦慮，將個體生命的終結置於對群體貢獻的框架中，最終完成對「虛度」的超越。

再來看第52組短詩，詩歌如下：「有時我希望能有綠葉一樣茂密的思想，花兒一樣閃爍的靈感，但還是讓它像土地一樣純樸、乏色吧——內部孕育著無數的種子！」我們可以看到，這組短詩以自然意象構建思想與創造力的隱喻體系。「綠葉」與「花兒」象徵外在的繁茂與絢爛，而「土地」則代表內在的沉潛與豐厚。詩人主動選擇質樸無華的狀態，實則彰顯對生命本真的深刻體悟——真正的創造力不在表像的喧囂，而在深層的孕育與積累。結尾「無數的種子」以開放式意象收束，暗示思想永續生長的無限可能。

而第61組短詩充滿了對和平與善意的渴望——「讓世界多一次感恩的機會」，這是一個非常美好且高尚的願景。寬恕確實擁有巨大的力量，它不僅能解放被怨恨束縛的心靈，有時確實能讓施加傷害者反思，從而達到「最好的懲戒」的效果。

在第91組短詩中，作者以尖銳的意象探討人性中的「殘缺」與「完整性」，充滿哲學與反諷的張力：「媚骨」與「傲骨」的對立，揭示了一種存在困境，我們因缺乏討好世界的彎曲（少一根媚骨），卻又因過度堅持自我（多一根傲骨），而在社會中被視為「殘缺」。但這種殘缺，實則是對世俗標準的反抗：不願諂媚、不甘屈服，寧可帶著孤傲的稜角存活。它質問的或許是：所謂「完整」，是否只是迎合群體期待的表演？而「殘缺」，反而成了堅守內在真實的代價。這種「先天性」暗示了這是人性本質的悖論：我們生而自由，卻又註定在與世界的碰撞中傷痕累累。讓人反思：真正的缺陷，是無法融入世俗，還是失去了獨立的脊梁？

第136組短詩，以簡潔而深刻的意象，表達了內在空虛與自然慰藉的關係。詩人通過「山谷、荒野與大海」的遼闊場景，暗示了孤寂與荒涼，但隨即以「一絲草莖」和「一閃波鱗」的細微生命跡象，點出自然中始終存在的生機。這種對比凸顯了詩人如何從看似虛無的環境中捕捉希望，從而轉化內心的空乏為充盈。詩句中的「空虛」與「充實」形成辯證：當人直面荒蕪時，反而能從事物中感知存在的力量。自然在此不僅是客觀景物，更是心靈的映照與救贖——草木與波光雖渺小，卻足以成為精神的支點。這種感悟貼近東方美學中「以少為多」「見微知著」的哲思，也呼應了現代人對歸返自然的渴望。詩句語言凝練，意境由虛入實，最終在精神層面完成超越，展現了詩人與天地萬物共鳴的深邃體驗。

三、「般若集」：般若智慧的詩意表達

「般若集」是詩集的高潮部分，也是核心部分，這部分詩歌集錦從119頁到349頁，整100首精選詩歌，每一首詩都展現了詩人最高的智慧境界和情懷。其中部分詩歌除了大題目，詩歌中還有小題目，或以組詩的形式呈現。例如《孩子》、《人生組詩》、《故鄉的燈光與愛人》、《瞧這一家子》等等。我選擇部分詩歌予以淺析。

1、開篇的《山湖晚景》不僅是山水之景的描摹，更是自然與情感共鳴的哲思。詩人以空靈筆法將湖山化為有情之體，在暮色中低語著依存與疏離的永恆命題，使讀者沉入一片氤氳著柔美與憂鬱的詩意世界。而《別離》以火車月臺為場景，融合狂風、鐵軌、行囊等意象，將離別的瞬間延展為對生命軌跡的沉思。語言質樸而情感濃烈，在重複的呼告與撕裂般的意象中，完成了對親情、命運與未知重逢的深刻詠歎。

2、《人生組詩》在平靜的語調下隱藏著對生命意義的深刻質疑，卻不流於絕望，而是在承認局限性的同時，尋找某種超越個

體生命的永恆節奏。

3、般若集的結尾部分。大題目是《瞧這一家子》，裡面分別以父親、母親、妻子、大女兒、小女兒、我、老保姆、咪咪（狗）為小題目寫了8首詩，特別富有思想深度和人性的光輝，下面就這8首詩作一個簡單論述：

《父親》這首詩以冷峻的筆調包裹溫熱的深情，在時空的錯位中探討傳承與失去。父親雖已逝去，卻通過「目光」在兒子生命中繼續存在——這種矛盾的統一，是詩歌最動人之處。

《母親》一詩以簡潔深情的筆觸，勾勒出母愛永恆的溫度。詩人通過三重「太」的排比（「太童話/太春天/太藍天白雲」），構建童年被呵護的理想化世界，與後文「大霜太冷的人生季節」形成尖銳對比，暗示成長中必然遭遇的現實凜冽。

《妻子》全詩語調輕柔如夜話，情感卻深沉如繩結。詩人以神話起筆，落點於塵世夫妻的日常命運，讓古典浪漫與現代溫情在詩行間悄然合一。

《大女兒》一詩以父親視角展開，交織著生命的傳承與人格的堅守。詩人用兩次「第一次」捕捉初為人父的神聖體驗：「震盪，微妙似電波」寫稱呼帶來的情感衝擊，而「吻你的乳香」則被喻為「啟示/如聖經」，將父愛提升至近乎信仰的高度。

《小女兒》以家園後園為舞臺，構建出一幅四代同堂的生命畫卷，充滿自然意象的隱喻與家族溫情的凝視。詩歌輕靈中蘊含沉重，溫暖裡暗藏滄桑。家庭既是生命的苗床，也是靈魂的歸處，每一代人都以不同形態參與這場永恆的守護儀式。

《和我》是一首充滿存在主義思辨的自省之詩，通過多重自我拷問，探尋個體在家庭與時代、真實與虛幻之間的身份認同。以盤旋的追問始，以沉靜的傾聽終，完成從困感到和解的精神旅程。詩人最終意識到：身份並非固定標籤，而是在愛、創造與自省中不斷生成的流動體。（未完）

布文

在異鄉生根 讓藝術開花

移民澳洲的中國畫家，常常一邊要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現實生活，一邊又要憧憬「詩和遠方」的藝術夢想。如何在異國他鄉紮根，同時讓藝術事業開花結果？

首先在生活適應上，語言是第一道門檻。哪怕不必完全精通，也應逐步掌握日常交流和藝術相關的詞彙。積極參加語言課程、社區活動，主動與當地藝術家和鄰居溝通，能夠幫助更快融入。與此同時，理解當地文化很重要。西方觀眾通常更注重個性與自由表達，如果你能在作品裡加入一點他們熟悉的元素，他們會眼前一亮。

其次是生活圈子。無論是教會、華人協會還是社區藝術社團，都是溫暖的落腳點。畫家們常常喜歡孤獨，但孤獨得太久容易跟畫布說話。所以，找到朋友，分享點心和故事，生活才能穩住，藝術才會飛起來。

在事業發展方面，保持中國藝術的根基是立身之本。海外觀眾很喜歡「獨特的味道」，你不必刻意迎合，而是把自己的文化背景變成亮點。與此同時，多參加本地展覽、比賽和藝術節。別小看社區小展覽，說不定你的作品正好被某個大畫廊老闆

路過看到。

除了線下，線上平臺同樣關鍵。Instagram、Facebook、個人網站，甚至YouTube，都是展示藝術的舞臺。記住，國外觀眾常常在刷手機時發現新藝術家，你的畫作可能就在某個不眠夜裡被點了個「贊」。

另外，不要忽視商業和推廣。作品定價、版權保護、衍生品設計，都是藝術家在海外要逐漸學習的功課。做一本畫冊，或者設計幾張明信片，說不定能讓更多人認識你。

最重要的是堅持。藝術事業是一場馬拉松，不是百米衝刺。每一次展覽、每一位觀眾的認可，都是未來的基石。只要保持創作的熱情和節奏，就一定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藝術之路。

總的來說，中國畫家在海外之旅程，既要「左手生活，右手藝術」，也要學會把「中國的根」與「世界的眼光」結合起來。這樣，才能在柴米油鹽裡笑對人生，在詩和遠方裡收穫輝煌。

朱倩琳



徐素彬國畫《春歸大地》
(96X90cm, 2020年創作)



徐素彬國畫《山村夕陽》
(97X90cm, 2013年創作)



黃瑜丙焐畫《思》



黃瑜國畫《萬事只求半稱心》